



纪 念
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论 文 选 集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一九八三年三月

前 言

今年三月十四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科学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一百年来，马克思的伟大学说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百年来，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由少数人的运动发展为广泛群众性的运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逐渐变为许多国家亿万人民的生活现实。马克思主义，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我们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是照耀我们前进的灯塔。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最深挚的怀念和感激之情，写下了许多论文和几部专著。先后送交我会的就有七十篇，百万余字。经过邀请有关专家学者讨论，从中选出25篇论文汇编成册，以资纪念。

收到选集中的论文从内容上看，大抵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关于哲学方面的，二是关于政治经

济学方面的，三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四是关于历史、美学和其他方面的。这些论文贯串着一个主题思想，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唯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沿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这里要说明的，由于篇幅所限，有些论文未能收入选集。我们为了反映我省社会科学界撰写纪念文章的情况，汇编了两个论文目录，一是送交我会的论文目录，二是在本省报刊上发表的部分论文目录，作为本书的附录，供同志们查阅。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1983年2月18日

目 录

金星闪耀 大地生辉

——论马克思对辩证思维的伟大贡献……肖焜焘(1)

试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形成史上的地位……周景颢(12)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礼

——论唯物史观的确立……崔绪治(31)

马克思肯定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俞朝卿 朱奎保 苏定超(50)

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融的

——评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夏 军(64)

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毛泽东的辩证法

……刘林元(80)

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

……刁培萼(109)

马克思主义与本本主义……杜文焕(145)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逻辑与萨缪

尔森反“转形”计算的谬误……章顺奇(172)

简论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的发展……王丁元(202)

学习马克思关于生产集中的学说

..... 严洪怡(222)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发展

..... 缪凤英 刘毓桂(234)

学习《资本论》第二卷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

..... 吴祥钧(250)

试论社会主义商业的中介作用..... 赵宁禄(265)

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两种形式的原理对

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 徐曙生(277)

《资本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

..... 黄复真(290)

马克思与《法兰西内战》..... 张成统(303)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前进..... 王时中(316)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

实践中的发展..... 李立晴(333)

试论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重读《法兰西内战》.....

..... 杨尔烈 汪锡奎 刘 钰(359)

“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五段论”的

历史初探..... 张树栋(373)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	汪涌江(389)
社会主义社会宗教存在的条件及其	
特点的研究.....	陆俊杰 纪 迅(403)
马克思主义美学从这里开始	
——学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札记.....	
.....	胡 健(421)
试论共产党发展的规律性	
——学习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体会.....	法 扬(439)

附录：

一、江苏省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	
年论文目录(一).....	(451)
二、江苏省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	
年论文目录(二).....	(456)

金星闪耀 大地生辉

——论马克思对辩证思维的伟大贡献

肖焜焘

深邃的蓝空有两次富于色彩的时刻，那就是晨光曦微的黎明和夕照疏林的黄昏。这两次金波流艳、垂云似锦的时节的前后，总伴临着一颗明亮的星星，那就是太白金星。它集晨星与昏星于一身，启明而又送暮；它形象地表达了终端向开端复归的哲理。太白金星真是一颗智慧之星、辩证之星，象征着人类希望之星！

马克思(1818——1883)是辩证思维领域、文化科学领域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真正的金星。他的诞生标志着辩证思维发展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敲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一百年前，即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两点三刻，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无产阶级的导师的心停止了跳动。这位科学巨匠、革命伟人的成就与功勋是不可企及的。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可以说是从德意志唯心哲学中挽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对于自然与历史的唯物理解的唯一的人。”（《反杜林论》，第7页）。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们，特别是马克思运用唯物的辩证方法，对历史与经济现象做了详细的研究与深入的解剖，从而制定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才有了科学的根据。金星闪耀，大地生辉。马克思学说指引着无产阶级朝着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目标胜利前进！

今天我们缅怀马克思，首先必须浸沉到马克思的那浩瀚的智慧的科学海洋之中，汲取科学的精英与革命的力量，使我们有足够的能力，从事变革世界的斗争。

马克思学说的诞生关系到世界发展的前途和人类的历史命运。他的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列宁：《卡尔·马克思》）。

现代唯物主义意味着唯物主义由形而上学的转变为辩证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主义从空想的变为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现实性，在于它植根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因此，马克思学说最为关键之点，在于它用以解剖自然、社会的那个“唯物的辩证方法”。我们纪念马克思，学习马克思，主要在于学习他的方法。既得的成果是定型的，可以由于时过境迁而弃置不用，但是“方法”是永存的，虽说它自身也是不断发展的。

马克思赞许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的下述观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马克思全集》，第23卷，第15页）所谓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就是辩证思维能力，如果说它在有教养的阶级那里还蒙上了一层唯心的神秘的色彩，那么，到了工人阶级手里，它就取得了合理的科学形态。

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

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恩全集》第23卷，第24页）。

马克思这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我们三十多年来不知反复引用过多少遍。但正如芝诺曾经讲过的，一句话讲一次与讲一百次是一样的，这里用得上布尔的公式：“ $a + a = a$ ”。

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我们不能几十年都停在“ $a + a = a$ ”的水平。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精髓，深入展开那一段名言中所包含的无比丰富的理论内容。

马克思说：“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马恩全集》第23卷，第24页）。这就是说，大约在一八四三年前后，马克思已越出了黑格尔的神秘的思辨范围，对黑格尔辩证法开始进行唯物论的改造。这一时期的特别涉及到辩证法的主要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一八四七年的《哲学的贫困》。

一八四三年前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特别是对那个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以及黑格尔哲学的主体的《逻辑学》中有关辩证法的论述，做出了认真的分析与批判，并且深刻指出：那时的青年黑格尔派，例如斯特劳斯的布鲁诺·鲍威尔，他们对黑格尔所谓的批判，完全没有越出黑格尔的思辨范围，他们深陷于黑格尔的逻辑的网兜之中，以致他们的某些说法“连语言上都和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区别，而且勿宁说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马恩全集》第42卷第156页）。

马克思指出 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只有费尔巴哈才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的人。费尔巴哈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与宗教的同一性，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

科学，区别了现实的肯定的东西与绝对的肯定的东西，这就是说，黑格尔从实体的异化出发，从绝对的不变的抽象出发，从宗教和神学出发；费尔巴哈则论证了要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费尔巴哈的主要功绩在于提出了哲学的唯物的出发点，这就使他超越了黑格尔哲学的思辨范围，开拓了哲学的新途径。

年青的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开拓的新途径中继续前进，在唯物的原则指引下，深入黑格尔体系的堂奥，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可贵的辩证法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不但超越了黑格尔，也超越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指出了黑格尔哲学出发点的虚妄性，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他却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简单地看成是一种“肯定神学的哲学”，这就正如列宁所讥评的：将婴儿同污水一起泼掉了。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以“否定之否定”表述的辩证法，并不是纯粹的虚构，“他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马恩全集》第42卷，第159页）。这就是说：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是人的产生、成长活动的历史的“哲学概括”。这样，就揭开了黑格尔辩证法神秘的纱幕，将其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过程联系起来。这样一来，既使黑格尔辩证法获得了唯物的改造，又扬弃了费尔巴哈的脱离了现实历史发展的自然的人及抽象人性的说教。

为了在黑格尔的保守体系之中解析出它所具有的判批的革命的辩证方法，马克思认为必须从《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开始。马克思指出：在这里“黑格尔有双重错误”。

第一，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评述意识从单纯意识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复归运动，最后“整个运动是以绝对知识结束的。……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整个复归，不过是抽象

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马恩全集》第42卷 第161页）。这就是说，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谈到的自然界及感性、知觉、知性、理性、伦理、道德、艺术、宗教等等，都不过是思维自身发展中的一个过渡环节，并不是现实的人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运动。

第二，马克思指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是这样表现的：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形式则是能思维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物，所以在这个限度内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本质。”（《马恩全集》第42卷，第162页）。这样一来，所有的对象，包括自然界统统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并不是现实的历史的存在，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因此，在《现象学》中出现的异化的各种不同形式，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马恩全集》第42卷，第162卷。于是，这一切的最后综合——绝对知识，只是意识与自我意识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运动，也就是说，其结果是纯思想的辩证法。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辩证法错误的同时，又肯定了由于《现象学》紧紧抓住了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这正是马克思作为宝贵的思想养料加以吸收的。马克思明确而深刻地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

这个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第一，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第二，把现实的人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

劳动的结果，虽说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黑格尔的这个否定性的辩证法，由于它把意识的发展看做是绝对精神从潜在到展开的过程，“意识的对象无非就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马恩全集》第42卷，第164页）。因此，人的自我产生不过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在黑格尔心目中的人，他的肉体、他的感性外观统统消失了，只是一个无血无肉的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骨架”。那么，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这一极其有价值的观点也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云翳。黑格尔既不可能看到劳动在现实生产过程中的两重性，它的积极一面是创造了人类本身及其社会生活，消极一面是劳动的异化变成了人奴役人的吸血手段；也看不到人不但不能归结为自我意识，相反，人正是自我意识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尽管如此，黑格尔于此明确指出了发展的“过程”性质，人作为自我意识的历史发展性质以及“劳动”乃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这其中确实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并给唯物辩证法及唯物史观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料。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特别关于绝对知识那段议论，“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他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否定之否定，只是在思辨的幻想、抽象的思维之中兜圈子，对于现实世界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黑格尔在哲学中加以扬弃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东西，而是已经成为知识对象的某种事物的意识形态。黑格尔在与客观事物的影子作斗争，而对现实的自然界、国家、宗教等丝毫也没有触动。

然而，在这个纯思想的辩证法中仍然有其积极环节。马克思指出，黑格尔首先指出的关于“扬弃”的观点是否定性的辩证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马克思说：“扬弃是使外化返回到自身的、对象性运动”，这个“把否定和保存即肯定结合起来的扬弃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马恩全集》第42卷，第174、172页）。

“扬弃”，甚至连这个词也保留到马克思辩证法之中了。

马克思完全没有感觉到“否定之否定”对他有什么不便，更没有意识到这个所谓“黑格尔的痕迹”会使他难堪。他甚至以他在《资本论》中使用了黑格尔这个特有的方法为荣。但是为什么有那样一些人竟然象害怕瘟疫一样害怕讲出这个辩证法的真理呢？

方法，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因而最大限度地排除了经验杂多性的污染，反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唯心主义的干扰。于是，在黑格尔体系之中，认为是最唯心的著作——逻辑学中，反而唯心主义最少。

马克思说：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马恩全集》第42卷，第160页）。总之，黑格尔的逻辑学是抽象思维的逻辑范畴体系。这个体系正由于它给现实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述，因而它纯粹地表达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内容。《逻辑学》作为辩证方法的系统，实际上具有十足的科学价值。马克思说，我们可以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找到一种绝对方法。他指出：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逻辑学》第3卷）马克思问道：那末，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是运

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所谓纯理性运动，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当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销。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思想，即它们的合题。“正——反——合”，如此逐步扩大，逐步推演，形成一系列的大小环扣的圆圈，于是产生了整个的体系。（参阅：《马恩选集》第一卷，第106—107页）

上述马克思关于黑格尔的绝对方法的论述，正是贯穿黑格尔整个逻辑学中的“纯思想的辩证法”，亦即《精神现象学》中所谓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这正是包溶一切范畴与规律于其中作为一个环节的“否定之否定”。马克思总结道：“两个相互矛盾方面（按：正与反）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按：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马恩选集》第1卷，第111页）马克思关于辩证运动的实质的总结，既包含了“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内容，又表现了对立统一的思想。这一极为简洁的论述，明白无误地抓住了辩证法的本质特征。

黑格尔的绝对方法，亦即纯思想的辩证法，否定性的辩证法，尽管它论述的好像是客观世界的彼岸、那绝对精神自身辩证进展的行程，但这一切实际上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客观世界的投影，它倒是深刻地纯粹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内容。黑格尔的问题在于：将事物的影子看成是真实的，事物本身反而成为了它自己的影子的“虚幻的影子”。马克思的贡献就

在于：纠正了这一颠倒。

这一切就是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的辩证法的神秘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一般人理解得很差，以致当时有人认为他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马恩全集》第23卷，第20页）。这位先生看到了马克思的著作中的辩证法，却没有发现马克思的辩证法与德国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辩证法的原则区别。

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为独立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恩全集》第23卷第24页）。因此，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马克思将它顺了过来，这样就秘抛弃了它的神形式，取得了合理的形态。这个合理的现代科学形态就是：唯物的否定性的辩证法。

马克思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表现为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复归于具体的方法。简言之，即“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

无论科学或哲学体系都是一个有客观根据的概念系统，并不是一个主观自生的或绝对精神自身推演的理念系统。

概念系统的具体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客观性及其历史性。概念以客观现实世界作为它的物质基础，它既反映客观事物的发展，又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因此，它决不是抽象思维的主观构造。

人类的健康理智趋向于具体的东西，如果真理不是以具体的东西作为它的出发点及内容，而是抽象的思辨，就不能认为是真的。

但是，这并不是教人停留在感性的具体物上。我们必须进行理智的反省，从事抽象的论证，从而达到思想上的正确性。这种思想上的正确性，即逻辑上的前后一贯性，由于尚未经过实践的检验，因而还是抽象的，不能认为是真的。因此，必须通过实践，从抽象回复到具体。这个复归的具体性与起点的具体性不同，它并不停留在感性的具体物之上，勿宁说它正是通过抽象扬弃了感性具体的偶然性，达到了必然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这种“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说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选集》第2卷第103页）。马克思说，这种“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同上）而这种方法究其实质正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复归于肯定”的唯物否定性的辩证法。

马克思的上述关于辩证法的历史的分析与逻辑的论证，难道是可以随意修正与阉割的吗？有人试图抓住列宁的片言只语，而且完全是一种探索性的极不确定的用语，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十分明确的观点完全对立起来，表现了对马克思本人极不尊重，对马克思主义极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其实，我们从马克思关于辩证运动的本质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到他的观点同列宁的观点是相通的，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制造混乱。

马克思的卓越的辩证思维能力以及他在辩证法的历史发展上的划时代的创造，是他遗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这份宝藏，通过恩格斯、列宁以及其他卓越的工人阶级思想家，结合一个多世纪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斗争，而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值此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在东方鱼白色的天边升起的那颗晶莹夺目的金星，向我们预报黑暗即将过去，朝曦初露的黎明正在来临。那是共产主义的曙光，是人类的希望之所在！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马恩选集》第3卷，第574页）。马克思，我们珍藏在心里的金星，作为您的后代，我们要发宏愿：在革命前辈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填补你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